



4. 赴齋宴和演講會

承蒙諸位友好厚愛，曾邀約我們赴幾次齋宴，也參加過幾次演講會，中國極樂寺，是一個新開的道場，房子雖不怎樣漂亮，但在寺主聖源和他的同參明合作之下，幾年來苦心經營，博得了不少齋主信仰，未來前途，是很有希望的。這次我們到達仰光，承該寺主人聖源和尚親至機場候接，日來自備汽車，陪同我們廬遊，又特設午齋招待，費錢，費力，費精神，盛意拳拳，熱誠款款，能不令人銘感五中那才怪呢？

陳洪安先生是緬華聯合總會主席，為當地有名僑領，平素交遊廣闊，這次也邀約代表團到他府上赴宴，齋開十桌，被邀作陪的來賓百餘人，有僧界上座，政界名流，僑賢紳士，濟濟一堂，燈光交錯，熱鬧非凡。
賓陽會館是華僑最大的團體組織，在陳洪安等幾位先生主持下，為我們舉行了一次歡迎會，到會來賓八百多人，坐無虛席，首先由陳洪安主席致歡迎辭稱：「星洲佛教代表團，此次赴尼泊爾出席世界佛誼大會，是負有弘揚佛法，普救衆

西遊散記

三、三天作客話仰光(續)

梵影

生，及促進世界和平的重大使命。緬甸與星洲同屬東南亞地區，同是我僑胞衆多之地，但由於空間距離，以致過去缺少聯繫，希望今後通過貴團，促進星緬感情交流，並作密切的聯繫。最後，僅祝代表團一路平安」。繼之是李紫彩議員致辭，略述代表團抵仰之情況，引起僑胞的騰歡……

旋即請竺摩法師演講，題為「和平的準備」，對和平意義，有所發揮。黎東方講辭則亦莊亦諧，是一服開心劑，他引出西遊記來形容代表團，喻團長是唐僧，莊嚴攝化，他自己喻作豬八戒，很想學豬八戒途中入贅，只要有人招他做女婿。妙語如珠，風趣百出，聽眾歡為觀止。最後他幽默地說：「我是跟着代表團當一名跑腿子的，因為代表人選多不懂洋文，過關斬將就要我出馬。我本來是個大學教授，大名鼎鼎，那個不知，為什麼甘心做跑腿子的工作呢？這我應該告訴諸位，為別人跑腿我真不幹，為佛教跑腿倒願意，因為我敬仰佛教一個真理——人人可以成佛，是最平等的交易，不像上帝唯我是尊，別人永遠踏在他的腳底下，這是主奴的落後思想。再說代表團中，幾位法師都有高深佛學，我可隨時請教佛理，這是我願做跑腿的另一目的。
黎博士確有演講的天才，風度自然，口齒伶俐，抑揚音韻，高低

節拍，都恰到好處，聽起來令人津津有味，精神振奮。

輕鬆的講辭過後，司機二次趨向團長面前請示，有意請我講話，也許團長怕我年輕膽小，有丟代表團架子，未徵詢我的意見，謝絕了對方的要求，也省了我一翻應付，阿彌陀佛，真是大樹好躲蔭啊！

最後，請在座的樂觀法師演講，他帶有一點政治色彩，坐在我身旁的黎博士輕輕對我說：「最好在佛談佛，不要拉到政治上」，我點首稱善。

中正女中這時正是假期，校長夏言先生臨時召集學生，特為我們召開一次歡叙茶會，並有學校音樂隊奏樂助興，團長與黎博士均被請為同學講學。團長的講題是：「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，菩薩以利他人為事業」，對服務助人之利益多所發揮，依據佛教緣起之理，以覺察社會，個人獨好獨樂算不得，要大家好樂，那才有意義。黎博士講辭勉勵同學如何研究學問修養德性，均有剴切提示。聽者動容，在悠揚音樂聲中，歡喜歡會。

談到華僑在海外辦教育，華文在仰光的命運還算不錯，光是中學就有八家，雖受相當限制，尚可苟延殘喘，比之暹羅政府取締當地華文中學，可算不幸中之大幸。再反觀我們所住的馬來亞，是華僑最多之聚居地，佔當地人口過半，政府

還要提出種種排華條例，若不是當地華僑盡力爭取，不消幾年，也會有被消滅的厄運。

中國數千年光輝文化，能在海外發揚，就是得力於僑賢奮鬥堅毅的決心，肩負起維護華文教育神聖的使命，所以才有今日的生存，仰光的華文有這樣成果，當然是當地僑賢的努力。學校經費，全是由董事部負擔，無疑地，這些經費是由每個華僑自掏腰包，本團財政林達堅居士，就因為有這個激發點，在茶會上，以代表團名譽，捐獻了緬幣壹千元作為中正女中學校之經費。

5. 三多得名的由來

走進了這個佛國領域，最先映入眼簾的，就是寶塔。無論是街頭巷尾，或村莊聚落，都能看到大小不同的塔。仰光市區的塔還不算多，但我們所遊觀的地方，已看得不少了，據說，寶塔最多的地方，要算是曼德里，那兒的塔多得就像深山的林木，遍地皆是，只可惜我們沒有前去參觀，聽同道們說的，當然也是事實。

不錯，佛經常讚造塔功德，佛國人民到底有深信不渝的信仰，能將寶貴的金錢，盡量在三寶福田中使用，這是塔多的理由，也是塔多的原因。

太陽竄過了高山，放出強烈的光芒，大地染成一片淡紅色，熱騰騰的柏油馬路，氣烘烘的人行小道，有着許多安詳徐步的黃衣比丘，魚貫而行，他們身披通肩黃色袈裟，手抱五鉢，光着頭，赤着腳，不避天上炎陽照晒，不畏地下熱氣襲人，走向每家每戶，不分貧富，沿

門乞食，做到了為人種福的工作，保持了原始佛教的古風。

能與寶塔和黃衣僧媲美的那只有烏鴉了，本來，烏鴉在咱們華人心目中，是不祥之物，然而緬人却與此相反，視為貴鳥。每當朝陽初昇，或夕陽將降，成群結隊的烏鴉，在屋簷上，草坪上，樹枝上，園坵上，到處呱呱叫，牠們有團結性，有自衛心，如果有人將牠的同伴打死一隻，牠們會群集在你的屋前屋後，呱呱叫大鬧，這當然是一個抗議表示，不過佛國的人民慈心好善，從不故意傷害，且愛護有加，因此牠們不怕人，自由飛落，人和鳥似乎打成一片，這是佛國特有風趣。

好事的人知道緬甸寶塔多，黃衣僧多，烏鴉多，因此稱為三多國。

6. 華寺、華僧、華人

在仰光的華寺，大大小小只有二三十間，最大的要算十方觀音寺，開創有四十多年歷史，是華僧唯一的棲身之所，現任住持通禪和尚，住僧三十多人，生活費用來自居士維持，間亦接點佛事作補助，過得很不錯。常住規則，飲食、住處都方便，有如香港之東普陀，檳城之極樂寺。使我遺憾的是：這麼一個正式十方叢林，竟沒有去參謁。

其次能够掛單接衆的，是觀音山，觀音山本是私人小廟，因主持永進和尚和藹可親，老誠持重，過去在外面當過參學，深明禪和子處境，故對住衆方面，能特別同情，很多十方師傅投向他那裡掛單，他也喜歡接待，從不將這個小廟視為己有。無形中，成為仰光第二叢林

，十方人多有一個安身的道場，是一件可喜可歌頌的事。

佛菩薩畢竟不負好心人，觀音山自永進和尚住持後，經數年努力，現正欣欣向榮；蒸蒸日上，未來發展，實未可限量。這次，我們全團人員，就是下榻在這個寶常住，三天來，他優禮相加，招待週到，整天忙得不亦樂乎？隆情厚意，不是筆墨所能寫得出的。

其它各地小廟，凡我同道之道場，我打算一一去拜訪，可是在人地兩疏之境，乏人導遊，不能如願以償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這次在仰所巡禮的寺廟，實在少得可憐，而且應該去的沒有去（如觀音寺、藏經樓等地），不應該去的却去了，我們到過一間觀音古廟，這完全是香火廟，既無僧家主持，又無道場氣概，看了使人怪不愉快，真是一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在這兒却遇上一位老學究，一見到團長就高談闊論的談他的八股，搬出他一套詩經，多麼討厭，我本想拂袖而起，但得於團體的面子，也只得耐着性子，眼瞪瞪看那位老先生在翻古董。

導遊的人不帶我們需要去的地方，這不是他們不明白，而是裡面大有文章，下文自有交代。

全仰光華僧五六百位，除幾位接受緬甸戒條，穿黃衣，托鉢吃飯，持過午不食戒最嚴者外，其他的華僧，生活、習慣、服裝等都跟在中國一樣。

最使我難忘的，是樂觀、永進、聖源三法師，他們為歡迎我們盡了很大的力量，為歡迎我們費很多

的精神；為歡迎我們犧牲寶貴的時光；為歡迎我們用了不少的金錢；臨時籌組緬華佛教歡迎團，取得緬華聯合會合作，贏得幾位僑領支持，和諸山大德的擁護，結成一股聲勢浩大的陣線，怪不得有人說：華僧到緬最受歡迎的，除過去太虛大師，此次竺摩法師要算第二人了。

在我未來緬之前，並不認識樂觀法師，從雜誌上，我讀過他的「傑作」，知道他寫得一筆流利的文章，這次與他碰頭，曾討論目前佛刊上幾篇比丘應否食肉的問題，我們二人見解大異其旨，當仁不讓，雙方爭辯得面紅耳赤（……）儘管他對這問題偏執已見，而他有著其它的優點，我仍一樣讚美他。我寫遊記，抱着實事求是的真摯態度，絕不會以私人的恩怨和感情用事。

有一位住藏經樓的靜寂老法師，我們抵仰的晚上，勞他法駕親到機場歡迎，後來我們並沒有去他的藏經樓拜謝，真感抱歉。

這次使我認識的同道，該是掛單在觀音山的師傅，因大家朝暮相見，又都是外江人，在這個異國聚首，特別感到親暱，不像星洲的一些大德，見面時現出一副冷若冰霜的可怕尊容，令人費解。

關於尼僧方面，也有十多位，她們多來自東北；有的自搞小廟，有的寄大籬下，在克勤克儉的環境下，能保持一種道氣很是難得。

華僑在仰光有二十萬人，佔全緬三分之二強，他和她們之中，有的祖居數代了，風俗習慣，漸漸受緬化，如僑領李榮彩、林世義二君，就是緬化的代表，他們的裝著，

身上穿的衣裳，身下圍的裙子，與緬人無分彼此，只是頭上沒帶一頂帽子，否則！那真是全化了。

在這個國際分疆主義和思想不同的世界，華僑們的信仰也分了家，一派保持右傾，一派向左轉，兩有所見，各方都辦有報紙，右傾左軌，言論各走極端。老實說：這次歡迎我們是右派集團，所以右派報紙很為我們吹噓。但代表團絕對避免陷入政治漩渦，站在本有崗位，演辭毫無色彩，空門衲子，在佛陀慈悲的旗幟下，根本毫無政治情見——至少在我個人是這樣，但在仰光的同道，為了順從權越的心理，凡事只好隨緣，甲寺是右派護法居士，乙寺是左派護法居士，甲、乙二寺就只得分河飲水。前面提到我有心去觀音寺而不得，就是有個微妙關係。

7. 尾 聲

其它值得一提的，是緬僧組織遠不及泰國，緬無僧王、僧官等制度。統治僧伽的總機構，全是佛教會負責——當地華寺僧也在內，這種寬柔辦法，好的地方是民主化，不好的地方是容易腐化，幸而緬僧多能自愛，有者，威儀比泰僧遜色，那是少數中的少數。

大家都知道緬甸是世界三大米倉之一，但也應知道緬甸出白玉石佛像，為佛教的特產，這種石頭出在曼德里，潔白細滑，經過藝人琢磨，塑出莊嚴美觀，光澤玉潤的佛像，見者生恭敬心。

據說這種佛像在戰前可以自由出口，戰爭結束後，緬政府頒佈一



世界佛教與世界語

By Anuruddha
龕 谷 譯

我自從在加德滿都出席過第四次世界佛教大會後，深感到佛教徒必須要有一種普遍而又易講的語言，作為溝通各地教徒的工具，能使各國代表晤談一堂，不因語言關係而致互不了解。

這次加德滿都的世佛會，約有三十五國的代表參加。雖然英語似乎被接受為正式語言，但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大多數的代表，竟一點也不懂英語。結果，連會講英語的也受到了極大的妨礙，因為他們無法展開討論。因此，會場上形成了有趣而煩燥的氣氛，許多不懂英語的人，都手拿照相機，獵取鏡頭，以代替靜聽那些優美的英語演講。

佛教徒為什麼不將「世界語」接受為一種理想的傳佈佛法的工具呢？

「世界語」原是由一個波蘭眼科醫生扎曼霍夫所創造。它是世界上最完善，最易學，且已為世界上所利用的一種語言。它的範圍不只在歐洲，即日本、印尼、美國等地，都到處有「世界語」協會或俱樂部等的設立。至今用「世界語」譯著的出版物，已甚為豐富。有些國家的廣播電臺及學校，已採用它來作教育工具。很多的團體協會，也用它來宣傳其宗旨。而自一九二

五年起，佛教也開始用「世界語」來轉動法輪。這是由英國的馬爾士先生（原為「英國佛教雜誌」的創辦人及主編），拉脫維亞的格羅特先生，及一位日本的禪宗大德所創建的「世界語佛教徒同盟」所推動。其後數年，英國人約克遜加入同盟後，並創辦了一個「世界語」的「佛教」季刊。不久，日本「世界語」學者中的佛徒，也組織了一個「日本世界語佛教徒同盟」，同時也出版了一種刊物，名叫「東方之光」。二次大戰時，所有歐洲及日本的此項活動，均被迫停止，唯在戰後，由於某些熱心人士的倡導，這些機構及活動，已大致重建了起來，其中以德國的樸里比士大居士出力最多。本文作者即係一九四六年入盟，並於一九四八年擔任主席職以迄於今。其間曾與同盟總幹事沙利居士，發行一刊物名「佛陀之光」，發行網遍佈世界各地。

「世界語」佛教徒同盟是一個獨立，容忍，及有世界性的機構。它的存在係依賴於教徒個人的努力，而非受任何勢力的左右。它對經典的譯述，大小乘都有，分由歐洲及日本出版。最近，該盟會將桑尼博士的「佛教一瞥」一書，譯為「世界語」，印行了兩千冊，流通於世界各地，包括東歐等英語不流行的各國。使我們感到欣慰的是；我們已發現有許多人已因以「世界語」宏法的原因而信仰了佛教或在研究佛學。

在尼泊爾世佛會中，大會曾組織了很多的特別工作委員會，其中之一，便是由英國的韓福瑞居士所主持的出版宣傳委員會，各國代表大都參加，有價值的提案亦甚多，筆者所提的請將「世界語」定為宏法的有效語言一案，亦蒙接受，並列入記錄。

我們也曾想到過，「世界語」在宏法方面，定有它的某些「敵人」，他們大多數是受過英語教育的人，他們妄想以英語作為國際語言；另外那些精通梵文及巴利文的人，更會為他們的艱深文字作維護戰，殊不知大多數的佛教徒，包括中國、日本，及西方各國的人，都明白只為了信教，而去學梵文巴利文是因難透頂的事。

總之，「世界語」才是一種最理想的語言，凡是佛教徒，不論已學未學，皆應衷心支持。我們確信，如果有更多的「世界語」佛學者，佛法將更易傳佈於世界。讓我們為世界佛教而努力，也為世界語言而努力。（譯自佛陀之光）

項法令，凡玉佛高過三尺度，不准運輸出國，這種措舉，是爲了防止其本國那唯一的玉石用盡，故須未雨綢繆計，以保持永久玉佛國的榮譽。

玉石佛仰光市有幾處代理出售，最多的地方是九紋台，承繼禪同道特地包租馬車，陪我去選購了一尊相貌最莊嚴的佛像，此外在大金塔又購了很多釋尊示跡圖，這得力於李、吳幾位小姐幫忙，做臨時的譯語員和嚮導官，在這兒一併謝謝仰光在伊拉雅河左岸，爲緬甸政治中心之國都，既稱一國之都，應該是堂皇巍巍，方壯觀瞻，然事實並不如此，除碼頭街一帶有些像樣的房子，其它的市容都不整潔，頹牆廢瓦，隨地皆是，牛屎馬糞，到處皆有。至於交通方面：有巴士和電車。最多的是馬車，樣子很難看，全車可容納七八人，坐的人硬生生木板上，搖擺不定。還有一種三輪車，坐位像個梭子，兩頭尖，坐的人一頭一個，背靠背，很不好看，也不好坐，我爲了好奇心的驅使，花了幾角錢，曾與同道嚐試一次。也算是最後一次。

我們逗留仰光三天期間，差一點兒給人出賣了。原來我們所定的國泰航空公司客機，是由泰國直飛印度航線，星洲代購機票的朋友硬說可在仰光轉機，現在這間航空公司沒有飛機給我們坐，這怎麼辦？後來幸得黎東方與當地幾位僑領設法，通過人面關係，轉換了印度航空公司的機票，否則？我們在仰光逗留決不止三天，恐怕再延三個月也到不了印度？阿彌陀佛，寫到這裡，不禁使我擲筆噓了一口悶氣！

二五〇一年五月稿於獅島。